



梁谿漫志卷第五

優孟孫叔敖歌

費 袞 補之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

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史，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

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史記所載如此。予嘗游浮光，叔敖即是郡。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予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涕泣數行。」關一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關一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堯堯人，所不

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誨服謝鼻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据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爲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鸞宮而東坡和云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我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爲父子二疎傳受乃廣之兄子而班固書曰即日

父子俱移病又今人稱父爲大人而此書受扣頭曰從大人議則諸父亦通稱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皆尊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於其上者亦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

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辦香稱爲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爲傳。乃加子於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往行。豈獨資談柄爲觀美。蓋欲施之用也。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脩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多遜盡得其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

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傲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之舉。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寔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

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

溫公論商鞅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使用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於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於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辨高祖卧内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即卧内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爲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尚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卧内稱漢使者至麾名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

門壁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安在邪設或敵人
倣此而爲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
襲奪其軍夫爲將而其軍每爲襲奪則真成兒戲
爾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
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
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
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
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

年平夏一句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
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
特嗜好之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
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墮麓意未能平
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汗
史筆尚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汗下無識東坡
以爲人奴不爲過也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傳旨省中爲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予謂明皇怠心已兆於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吏不肖則一事隲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是面加開諭使崇曉然於心豈宜傲睨峻拒忿然不荅則是厭萬幾之繁畏惡

之意已形於外不復顧省矣其後竟委政於李林甫專擅國柄付邊事於安祿山卒致大亂蓋靡於拒姚崇之時也

鼂錯名如字讀

鼂錯之名古今皆讀如措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仗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丘爰信讒而矜譖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沮善而勸惡據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不然不知岳何所據耶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去聲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是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笞罵是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爲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足近矣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

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予謂其源蓋出於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政如崇山峭壁先後崛立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作史華實相副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作史者當務華實相副

須能摹寫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爲盡善若惟務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沒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伏劍而坐口正沫出觀口正沫出四字則始皇驚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作史之法當然也

論季布

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丘來見初無他說止進諛辭以悅之謂其得聲梁楚間欲游揚其名於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爲布者當罵而弗與通如袁盎之絕富人可也顧乃大悅引爲上客布至此何謀邪

辨唐太宗臂鷄事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鷄望見魏證來納之懷證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證諫太宗也樂天在嘗

時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誤抑豈二事皆然
適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
章人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
坐李琪爲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
咸議嫂叔之服崔稅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
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
乎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粧非今人唇傅黑膏子
常疑霄漢星辰之尊而粧飾乃如是之妖何也及
觀唐五行志元和末婦人爲圓髻椎髻不設鬢飾
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若悲啼乃悟唐之俗
工作時世粧嫁名道子以給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往往道其語
予常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
眉於幽憂悲憤之作而顧稱名士邪張季鷹云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真達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脩通鑑時謂其屬
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
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
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
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
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
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
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懣形於色詞揚已露才
班固譏其然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
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
光者特以褒其文詞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
終始大節屈原沈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締章
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談麈差誤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似作四六談麈

王性之銜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

麈載陳去非章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轉

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

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又云叔祖道遙公謝顯初

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
命一子官仍爲作謝啓云刻石刊章偶逃部黨按
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恭厥厚
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宗寧
元正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
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爲請于朝復
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
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

莊嶽齊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注莊

嶽齊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
又陳於嶽注嶽里名也曹叅爲齊相屬後相曰以
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
齊闡闡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梁谿漫志卷第六

賈袞補之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
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
獨存殆猶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
授范仲爰有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
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
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瓦數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
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
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
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
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
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
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
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
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
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

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
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
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
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藉議論
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
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
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
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
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
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甘露靈宗

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筭而董疆之臣阿里骨外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水之耻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温公論碑誌

温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觀也

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於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諛墓則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叙覓念奴事云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嘗論文潞公燈籠錦而唐林夫胡嘗以

新法彈王荆公後人文字間多誤謂父子論宰相
為唐氏一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質肅之子淑
問林夫之父彥猷詢俱嘗為監察御史唐氏父子
皆為臺官則有之至論宰相則非出於一家也

文字用語助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
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灑灑噩噩
列於六經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
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
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

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
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
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
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
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為游戲然非大手筆不能
也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啓云義不戴
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鞞鞞之音歐陽
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玉姬作館接仇之禮既

嫌曾子回車牒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
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
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纈帛四
十餘萬為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
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迫去郡
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
以來即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為五日之留無使
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鑄太過則反傷正氣非
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啓
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
擢第予為之作啓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材齒
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
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

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廋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木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熾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意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略安有無姓之理母媪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熾一名執嘉歐陽公蓋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

一飲徑醉酩酊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其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脇顛倒狂迷反為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諸賢之盲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為自是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為觀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于建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于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 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安宅 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

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于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為天下最其用他州戶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 徽宗大喜命推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賓興之數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為眾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尚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於是知州事若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遷宣德郎諸生相與列詔書于石而信安程子山俱為之碑是

榜晉陵張氏

宰 改名 宦 後

無錫李氏

上 行 端 行

兄弟皆中

選初張氏崇寧中叅政公

守

既擢第至是三兄弟

又同升而弟恭州通判

寔

復以上舍試禮部中優

等偶戾式被駁於是郡太守徐公

伸

取靈椿一株

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間曰椿桂坊是舉也邦

人仕於朝者多知名官達者踵相躡先大父

諱庸

亦是歲貢士也

高宗開大元帥府於鄆實在魏

運幕中後

駐蹕廣陵首名入館館罷歸隱錫山

建炎末樞密富公

直 柔

為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叅

政陳公

與 義

中書舍人張公

犯 名

論薦

高宗記

憶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獨不起叅政張公守累書勉諭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青唐燕山邊費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檄差專一主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物二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於瓦橋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曰降賜庫而河朔諸郡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呂

元直為河北轉運使以本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顧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為功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官屬六百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孟重五十兩者比比皆是至結局第功上等轉五官陞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寢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

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
輔登第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為第二，吏部余
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蓋熙寧
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為屋，及棄物水中，
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公彥出
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形
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
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
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
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

相望起，東南為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

信乎

李公莽州之橫山民病瘠者取其墳
土服之輒愈今朝散即撰乃其孫也

右道鄉

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於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
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塘葛橋，至于土
橋，以入于漕渠。近歲堙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熙十
四年，林太守祖洽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
多隙地，寔為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
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為他人有

而不能直焉用主者為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即陞
座鳴鼓集衆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
未着霜好景不將零碑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
目不語衆愕眙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蹋肥瘠差謬而已至於刊
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
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既平
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
陽公記李陽水書忘歸臺銘等三碑比陽水平生
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
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儻遇此等石則其失真尤
可知矣

唐藩鎮傳叙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卧聽
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叙筆力亦不可
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
政如項羽傳贊掇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
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夫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爲酬恩讎設邪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爲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四年歲月旣久塲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于柱後人爲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童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遊之玩

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必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爲賦詩其略曰喚錢作兄真可憐喚石作兄無乃賢望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皆詳森然簡嚴此文童之法也

巨字

巨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巨可字蓋重出如安祿山傳巨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遊戲其間後之好事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其字畫之工哉至於學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間足以想見其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

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
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
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而求
之

梁谿漫志卷第六

梁谿漫志卷第七

作詩押韻

費衮補之

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
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
詩押暎字又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
詩特工荆公和又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
傑出蓋其胸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
初不着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
以爲好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強處則害一篇之意

亦何足稱坡在額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休閒
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
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云恣傾白
蜜收五稜細斲黃土栽三椽自注云來詩本用礪
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且東
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
之不以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
到和韻處以不勝人爲恥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
亦須強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

詩人詠史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
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
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
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
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楊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
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
論發之於詩汪遵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
甚佳至如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
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
眼中謾說重瞳子不見山河遶雍州其識見亦甚

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爲詩故也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爲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詩作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胸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強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

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着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叙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爲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月寒簷落畫簷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

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齧何如縮手袖
中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
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
習脂讀書函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
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
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
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後世君
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荅曰秋來景物
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清卧聞攪林風
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
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
敗也阮籍爲竹林之游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
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得句方題壁間不知
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邠賈島鍊敲
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晷無咎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
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
瑣然故於瑣字爲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
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
人之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
予以爲不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
則何適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
則慘澹蒼莽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
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
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兩謂之淋露
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
細方淋露雲踈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鷓鴣槐花
黃舉子忙促織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
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

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槩亦歸於幽怨白樂天有絕句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黃金何日贖蛾眉則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見梅影在地疎瘦清絕熟味此詩真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陰散蔓烏得橫斜也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坼綠時連夢澤夕波紅

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不怒罵者幾希至於文字間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閹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

安中

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

勢灑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已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錄好

尚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
便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栩書制誥有諸韓二玄
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事
云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
放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
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
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
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
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濶難尋處土星
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
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二州酒名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
擘荔枝今叙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
春江綠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
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
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
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入叅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讀
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祕書楊監萬里
使廣東過惠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
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
休

毗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絕之筆聞於天
下凡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蓋姑
蘇道士李懷仁所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
江之上狎而觀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
大醉索墨漿數斗曳若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躑
斯須龍成觀者失聲辟易懼將擣也懷仁後不知
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龍模寫工運筆之際
輒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徐文
畫清濟真河一筆紆遠長數十丈不斷却立而觀
濤瀾洶涌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激
於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
至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曰道人

龍中來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質日月爲冥晦崩
翻江海姿素癖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
蕭森殿陰古衆真儼飛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
繪飛光者明珠靈祕一何怪爛爛照薨棟那得久
在外偷兒伺酣睡不怕嬰鱗害願言慎所託未用
期一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爲太守過大平寺爲賦
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餘夕陽惟照一塔孤
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偶逢老僧聽
僧話道是壁間留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
傳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橫

看側看只麼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
波橫貫萬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
元自不隨它波痕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
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
施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
一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覓官歸江西却相憶并
州剪刀乃不得鴛溪匹絹官莫惜貌取秋濤懸坐
側是二畫爲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賦試問
眞足以傳不朽矣

東坡作文與可畫筍簾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間不容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